

追忆我的父亲

□孙薇

每到清明,尤其思念逝去的父亲,虽然父亲因公牺牲离开我们已有22个年头,但他的谆谆教诲和为人处世的方法,一直贯穿我的成长人生和整个大家庭,想通过此文悼念我的父亲,不忘他的一言一行。

古往今来在一个家庭之中,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谁?是父母。对孩子影响最长久的是谁?是家风。

父亲年轻的时候在福建当铁道兵,当时我和妹妹出生时,父亲还在部队,是母亲和外婆把我们姐妹俩带大,有时父亲回来探家,因为陌生感,我和妹妹都很害怕他,处处躲着他,到后来小妹妹快出生了,父亲才转业回来,一家人团聚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。转业回来也经历了一番波折,先是分到母亲单位保卫科工作,后赶上公安系统扩大力量,父亲又被抽调到公安系统下的派出所工作,在基层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。

幼时的印象里,父亲一直是个严肃、讲原则、不苟

言笑的人,我和妹妹有什么要求都只敢和妈妈说,只有不懂事的小妹妹敢在父亲的膝上蹦上蹦下,这让我俩很是羡慕。敬畏父亲的严肃,伴随了整个童年。

在记忆中,父亲甚至是个冷酷、不近人情的人。过去每家可以到单位领些半成品材料,在家加工后赚点钱补贴家用,同龄的孩子贪玩,都不愿忙加工,而我们却不行,规定必须把任务全部完成才可以玩。听到窗外小伙伴嬉闹的声音,而我只能面对一堆半成品发怵,那个时候,自己甚至哭着问妈妈我和妹妹是不是捡来的。

后来考学了,我想上一个好专业但需要交500元学费,父亲没有同意,想让我早些出来工作减轻家里负担,我开始以为他是省钱顾家,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偷偷捐助一个金寨老区的贫困孩子;工作了,我分配在合肥啤酒厂上班,当时我们一个班56个人全分在最累最危险的包装车间,随时随地会有啤酒瓶在你面前爆炸,有的同学担惊受怕,就找人调到了别的车间,我也尝试着跟父亲

提起能不能找人帮我调个部门,父亲却一口拒绝了,“认真工作,是金子在哪都可以闪光。”就留下这句话,再也不许我提调部门的事情。

其实调动部门对父亲来说并不难,我所在的单位就是他的派出所管辖。一年后,我努力考到了会计证,被借调到别的车间做统计工作,才离开了危险性极大的包装车间。

过了好些年,妈妈才告诉我真相:爸爸不想因为子女的事去托关系找人,别人帮了你再找到你帮忙,你能不办吗?这样还有底气去坚持原则吗?据说当时的农转非户口指标很紧张,很多人都有求于父亲,四处托关系想找人帮忙。父亲最终给自己坚守了原则,没给子女开后门。

“认认真真做事,清清白白做人。凡事靠自己努力,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”,过了这么多年,反复思索父亲这句话,觉得里面寄托了他对子女和后代的期许,自己也在点滴之间用实际行动不折不扣地执行。父亲的家风家训精神常驻,历久弥新。

清明螺 赛肥鹅

□吴建

母亲从乡下来,给我带了新鲜的蔬菜,还有我喜欢吃的青螺。中午,我用螺肉做了两盘好菜,一盘为“韭菜炒螺丝”,另一盘是“酱爆螺蛳”。午餐时,我和母亲各倒了一小杯米酒,轻轻抿了一口,再蘸一块螺肉品尝。酒香伴着螺香,味儿真美。我咀嚼着富有弹性的螺肉,一丝丝来自淡水河的那种特有的清新与鲜美便缓缓溢出。

故乡是苏中水乡,螺蛳是栖息于河池、湖泊和沼泽水田中的贝壳类软体动物,因而故乡多产螺蛳。螺肉一年四季均可食用,尤以清明时节最佳。因这个时节螺蛳刚从一冬的休眠中复苏,还未繁殖(产仔),最为丰满、肥美,故有“清明螺,抵只鹅”之说。在乡下此时人们常用一根长长的绳子系在竹篮上,往水中一扔,提上来篮中总有一大堆螺蛳。

青螺打上壳后,必须放在盆里用清水浸养一两天,每天换水两三次,螺蛳依然会像在泥中一样缓慢爬动,或吸附在脸盆的壁上,螺盖轻轻地一张一合,于是便有秽物从螺口慢慢吐出。盆中还要洒几滴食用油,是

灭除水蛭的关键秘诀,不可忽视。再用清水洗净,便可下锅煮熟。将煮熟的螺肉用针从螺壳内挑出,就能做出各种美味的“螺宴”。那青色的螺肉,装入洁白的盘中,宛如一幅明快典雅的水墨画,真的似“白玉盘中一青螺”。

清明前后故乡细雨斜织,犹如雾一般地袅袅冉冉,如梦如幻。透过这清新的雨气扑面而来的还有油菜花的清香和满眼的新绿,此时正是螺蛳最为肥美的时候。故乡有“清明食螺,眼不生疳”之说。记得小时候清明前母亲总要让我们吃三次螺,说是吃了眼睛明亮。她将打回的螺养上一天,除掉尾端和螺头紫红色的掩片,待油锅烧热,爆葱蒜豆豉干辣椒丝,再放入黄豆酱,哗啦,当然是螺蛳被倒进锅里,猛火翻炒,倒点料酒,微滚,烹调中还要加八角、香菜及白糖等作料,再焖几分钟,起锅。盛在白盘里端上桌后,我将肉从壳里用嘴撮出来,鲜美的汤汁和螺蛳肉一块儿进入嘴里,那味道真的是无与伦比,现在想起来依然馋涎欲滴。

赤脚医生

□王富强

在我的记忆里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个村里都有一名赤脚医生,专门方便村民就医看病。我说的这位医生姓方。

那时的赤脚医生对种田的人来说是个美差事。他们靠提供医疗服务领取工分,再凭工分在集体领钱分物。有记录表明,当时的赤脚医生差不多可以拿到所在集体内的最高工分,有着“比大队干部还高的威信”。赤脚医生凭借简单而基本的医疗技术,赢得村民们的尊敬和信赖。

据说挑选村医是有标准的。首先,从政治思想好的贫下中农子女中选出,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是又红又专的。其次,要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,据说这个方医生是全村书读得最多的人。最后选送到县城医院进行培训,长则半年,短则三个月,结业后回到村庄就算是赤脚医生了。因为只接受过最基础的医疗培训和学习,也懂点常见病的防治,只能应付感冒发烧之类的小毛病。对于慢性病或疑难杂症,就束手无策、无能为力了,他会主动让村民直接到县城医院诊治。

他常常背着个正方形的药箱。我曾偷偷打开药箱,看看里面到底装些什么?只有几小盒针剂,还有几小瓶西药,几根针头针管,一个听诊器。但他的药箱给人感觉就是个百宝箱,不管村民有什么病,头疼发热、上吐下泻、胸闷咳嗽等,要么打一针要么吃几粒药,也不知道是否对症。村民们普遍存在“不打针不吃药不放心”的思想,仿佛吃了药或打了针,感觉病看过了,过几天就好。我想那时人们战胜疾病重要的是靠精神,确切地说那些药还不知道可管用呢。

村医也有被人称赞的时候。听说有个村民得了急性阑尾炎,到县城医院检查后要开刀,又怕花钱又怕挨刀,只好呆在家里,痛得死去活来。方医生开了一纸中药处方,在家吃了几剂后阑尾炎好了,这条信息顿时不胫而走,传遍了全村,人们打心眼里为方医生竖起大拇指。

但他也是个胆大心粗的人,打青霉素不做皮试,有一次把对青霉素过敏的病人一针打死了。那时人们普遍善良,不懂得什么医患纠纷,把一场人为的事故悄悄划入宿命的范畴。

在正反面信息都传播后,方医生走到哪家还是一样地受欢迎。

我对他也十分的“怨恨”。有一年我背上长了个大疖子,他看了看,叫我趴在木制的病床上,我时不时地回头瞅瞅他,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哪知道他拿个镊子藏在身后,趁我不注意,用镊子把脓夹了出来,当时痛得我嗷嗷直叫,气得我真想咬他一口……

现在“赤脚医生”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,留在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的记忆里了。

爱的温和语

□马静

一直觉得老公的性格就像温吞水,说得好听点叫“儒雅”,说得不好听就是“迂腐”!

比如,他在家也常常把“请、谢谢”挂在嘴边,说话从来不会高声大嗓门,做事特别讲究礼节……对于他的这些“迂腐”行为,我向来是嗤之以鼻:男人嘛,应该豪爽大气才对!在家还彬彬有礼、客客气气,累不累?他也不辩驳,总是嘿嘿一笑,然后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。

与他相比,我就像个“女汉子”一样豪爽而不拘小节,尤其在家中,更是快言快语,说话丝毫不留情面。比如看不惯他邋里邋遢就会立刻拍案而起:“身为一个人民教师,你这副形象出去丢不丢人?”看到他干活笨手笨脚,我也气儿不打一处来:“你怎么这么笨?”这时老公常常一脸无奈。

有时工作上遇到点不顺心的事,我回家也爱发牢骚,在我看来,家就是放松的地方,自己的委屈和牢骚不向家人倾诉向谁倾诉?通常,老公也会耐心地听着我唠叨,并不时给我支支招儿,他常开玩笑:“你这就是‘窝里横’!”

虽然有时老公也会提醒我改改,但是头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没错,改什么?直到女

儿出生后,我才发现原来以前自己的行为十分欠妥。

自从女儿开始学会说话,就开始模仿大人的一举一动。这天,女儿学着我的样子说:“你怎么这么笨?”那神态、口气,简直与我如出一辙!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给女儿做了个坏榜样,这种语气也让人很不舒服。说者是痛快了,闻者听着却十分刺耳,真难为老公以前是怎么忍受的?换作是我恐怕早就翻脸了。这时老公说:“以后你真得改改,孩子都跟着学坏了!我不是迂腐,而是爱的包容。虽然是在家,咱也要传递正能量,多说爱的温和语,这样家庭才会更稳固。”这回我是心服口服地点点头,对!今后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。

放眼现实生活中,有很多人像我一样,以为在自己家中,就可以“嘴大舌敞”,完全“放开”,根本不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,以为有“亲情”“爱情”,还有什么顾忌的。其实,越是对自己深爱的人,越要学会温和地讲话,温柔地对待,生活中更要多些“换位思考”——因为,他们是你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,那些爱的温和语多对他们讲,生活才会更加温馨,更加甜蜜!